

里下河的籍贯

□王迎春

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要到哪里去?这是女儿秋秋写在作业本上的一个作文题。谁说这是哲学的命题,我看就是一个现实问题。中考前的秋秋说不懂籍贯是什么意思。孩子只知道她出生在盐城街上,怎么籍贯一栏里是盐城市郊区呢?这里是她的籍贯,也是我的,再往上,我父亲的父亲的籍贯呢。荒乱年代,贫籍人家的族谱更是贫薄不堪。

我是谁?我是曾经散养在村庄上的王小三子,和我一起散养的还有村庄的阿猫阿狗,还有散落在庄户人家房前屋后的芦苇,以及盘桓在大地上大小不一的河流和池塘。我从哪里来?我来自里下河平原一路烂漫的春熙里,我记得童年临

湖濒水的那一抹春色真是让人心旷神怡。

江海有意,自然生情。好比里下河已经不是具体的一条河流一样,过去和今天的大纵湖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,从古到今,这里亦已不是那个狭窄的空间概念,大纵湖已泛化成那块丰腴且透着水光旖旎的水乡泽国,是那个魂牵梦萦的滋润家园。对于湖边上的人们,它是一个空间的物质的传统生活资料,是导致一个人的基本气质、修养和灵感的各种气息、光线、色彩、故事、伤痕,是记忆的种种细节来源。我的一生是从湖边某个斑驳的房间中开始的。这里某个小村落、破落的街道都与我有关,这里的存在,印证了我的存在,并塑造了我的生命。昔日,故乡,关于它们的

记忆已经成为我生命和语言的重要部分。

我们的籍贯就在大纵湖,就在里下河。水天一色,浩渺无际。大纵湖的籍贯在哪里?里下河的籍贯又在哪里?在长江,在淮河,在黄河,在大海,我无法回答,但我知道,大纵湖是我的衣胞之地。多年后,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,令我的倾诉就像是一种谎言。这其中就有湖边庞杂且清澈的河流。而河流,连同大地上的所有附着物都已经变脏。如今夜的每一个平静时分,我不禁回到过去,沿着时光的河流往回走,用良心记忆且抚摸打捞已浸入河底的往事。

人类的兴衰史就是河流的兴衰史,根本无须太多的大道理。我只记得儿时,在平原的大地上,口渴,随处,掬起一捧水

开怀畅饮。那样的幸福,而今简直就是一场无法企及的奢侈。

对待河流,我们似乎无退路可走。脏了一条河、一面湖,简单不过的事,再想回到从前,谈何容易。或许修复一条河不会很难,修复关乎心灵世界的清明,绝非一朝一夕。

我顺着记忆的大河而下,我在很小很小无知稚嫩的感性中就惊喜地发现,河流最动感的地方一定是拐弯的地方,那个恰到好处的转弯啊,就是一个绝妙的反转相片,一个弯,连着一个拐,一个弯就是一个别致的豁然洞开。

湖荡湿地,水乡情韵,风也轻轻,湖也静静,里下河的籍贯又在哪里?只能在我们清澈如水的记忆里,失去了记忆,就无所谓故乡和家园。

微观

○○○

黄花麦果

寒崖

在这个时节,我最想吃的是黄花麦果糕。周作人在《故乡的野菜》中提到的“黄花麦果糕”,是一种极美味的食物。我吃的黄花麦果糕是先生从他老家带回的。他叫它燕子花粿粿,是黑不溜秋的圆坨坨。先生蒸了那些燕子花粿粿,悠长的香味直钻鼻孔。拿起一个吃,韧韧的,甜甜的,嚼到最后又有点丝丝绵绵的感觉在唇齿间缠绕。

吃完了,去网上搜关于燕子花的资料。没想到,这种“燕子花粿粿”就是黄花麦果糕。“燕子花”这个称呼只是在湘西新宁的专名,其他地方的黄花麦果有一大堆别名:佛耳草、鼠曲草、绒毛草、无心草、黄花白艾、黄蒿等几十个。

先生说,清明前后,燕子花就会开出很多小花,把燕子花采回去,摘除老梗,洗净切碎,然后拌上糯米粉,一起磨碎,加上白糖,做成团子,就是燕子花粿粿了。由于这种花在各地的名字不同,做出的食物名字也不一样。但是真的美味。

樱桃树

朱庆松

春天到了,又是一年樱花绽放时节。

当年我在汽车厂上班。办公楼前的干道两侧种了许多樱桃树,每年春天樱花开得极旺盛,两边的树枝和花朵互相交织,形成了一个樱花通道。樱桃由红变黑的时候,便会引来许多的白头翁觅食。树梢上鸟鸣啾啾,路面上果汁斑驳,紫黑一片,极像是小精灵们涂抹的一幅国画画卷。第二年春天,周围地上便会生长出许多樱桃树苗来。我见那幼苗生得可爱,便挖了一棵栽到小区的院子里。没想到那树苗生命力极强,没几年就长得粗壮高大起来。

搬离老屋的时候正是夏季,樱桃树早已长得有两层楼高。临别时手扶树干,着实有些不舍。十多年了,每年春天都会过去看看。

深夜便利店

面朝大海

深夜,工作间隙,饥肠辘辘的我推开一家便利店的门,坐在玻璃窗前吃一份泡面。看着冷落又寂静无声的街道,难免会想起流年中那些逝去的时光,但我并不觉得孤单。坐在被夜色掩护下的便利店里,我总能感觉到一股影影绰绰的暖意围绕着我。

午夜到便利店来的人几乎都是常客,彼此都好像认识的样子,但生活中却并不是朋友。有风风火火买了包烟就走的外卖小哥;有揉着惺忪睡眼从边上小区跑下来买夜宵的中年大叔;也有提着笔记本电脑刚从公司加班回来的职员……我们有时会坐在一起随意地吃一点东西,聊一聊现实生活的琐碎,谁都是不负责任地把满肚子的愁闷往别人身上一倒,然后各自离去。

深夜的便利店是治愈系的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NEW SUPPLEMENT
212号



《那片胡杨林》木刻 陈玛琪

豌豆花开

□任崇海

四月,鲜花的世界,大丰荷兰花海称得上是鲜花世界里的王国。双休日,女儿女婿驾车带我们到这个鲜花王国里赏花。

我们坐上了观光车,沿着两旁簇拥着鲜花的游路,慢悠悠地向前走,地上长花、湖中生花、树上开花。突然,我眼前一亮,指着路边花池子四周攀附在尺把高围栏上的花草:“这不是长在麦田里、田岸边的豌豆吗?”再仔细看看,确实是豌豆,婀娜多姿的形态,一簇簇白色或淡紫色的蝶形花朵竞相开放,花蕊里散发着幽幽的清香,偶有蜜蜂和蝴蝶绕花起舞,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妙的画图。

豌豆,我一生中的最爱,不仅喜爱吃炒豌豆头、炒豌豆,而且在田头亲手种过豌豆、在场头收获过豌豆、在灶台烹炒过豌豆,可以说是一辈子与豌豆有缘。每年在那柳絮飘飞、油菜花金黄的春天,正是吃炒豌豆头的最佳季节,妈妈隔三岔五地从田里掐回一篮子鲜嫩的豌

香椿飘香

□骈国华

周末逛菜市场,地摊中有位老大娘在卖香芽,紫色的香椿叶芽被扎成很小的一束、一束,放在摊位的显眼处。

在众多初春时令菜蔬中,香椿的味美是首屈一指的。每年初春,香椿紫色嫩芽的那股浓郁的特殊香味,不知令多少喜食的人垂涎欲滴。

把刚摘下的香椿叶芽用热水烫一下,切碎,凉拌豆腐,再滴上几滴麻油,那种扑鼻的香味,会叫你胃口大开。香椿炒鸡蛋,也是一道佳肴。不怕麻烦,还可以将洗净的香椿叶蘸上面糊,下油锅炸,香且脆。这道菜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香椿鱼儿。

香椿的时令性很强。春分后、清明前是吃香椿的最佳季节,至多只能采摘三到四次。这期间的香椿嫩芽见风长,三四天便可采摘,紫红的新叶又嫩又香。若错过了采摘的最佳时机,叶色变绿,它就变得苦

玉兰十里,不如你

□黄丽娟

透过书房里的那扇窗,我一眼就能望见街头那三棵玉兰树。一棵高,两棵矮。春天一到,高的开粉白色花,矮的窗紫粉色花。它们嵌在我的窗框里,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画呵!

友人知晓我甚爱玉兰,便介绍了一处赏玉兰的好地方,一个农民朋友在郊外种植的玉兰园。驱车来到玉兰园,一下车,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。方圆十多亩,全开满了花。白的,粉的,紫的,一朵比一朵明艳,一朵比一朵妖娆。

农民朋友是个朴实的小伙子。看着我们这群城里来的女子,在花海里疯疯癫癫,他只是笑,憨憨地笑。终于看够了,笑够了,照片也拍够了,我们才在田头的木凳上坐了下来。春风十里,玉兰花香,好不惬意。

三月的风那么柔,那么香。偶尔有花瓣“簌簌”地落在我们的肩上、发梢上。我们和小伙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有云朵轻轻飘过我们的头顶。天很蓝,云很白。

小伙子说,他是职高毕业,学过一点园艺知识,毕业以后,就开始种玉兰了。玉兰花好看,也好种,关键是他也喜欢。他种玉兰已经五年了,基本上一个人在忙,施肥除虫的

时候会请几个小工。问他想没想过改行。他说:“没啊,我觉得种花挺开心的。”

因为喜欢去做一件事,这是我听到的关于工作最纯粹的诠释。因为喜欢,他选择了种花;因为喜欢,他选择了土地;因为喜欢,他选择了这份寂寞。

前一阵去日本旅游,发现日本街头的百年老店特别多,且都是家庭作坊式的。有寿司店、拉面店和果子店……一个家庭,几代人,都在为这个小店默默地、全心全意地努力着。所以,在日本没有职业歧视,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,同龄人的待遇基本都一样,每个人对自己的职业都非常热爱,尽心尽职地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一生只做一件事。如果用现在流行的词来形容,那就是有一颗匠人之心。

想想自己从事的职业,何尝不是一个种花人?可不知从何时起,我有了一点倦怠、烦躁、焦虑和埋怨之感,我似乎找不到种花人那种特有的乐趣。日复一日,溪水无声,春花不开,真正辜负了种花人。

从玉兰园回来,农民朋友那张健硕黝黑的脸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仔细回味他的话,朴素真诚,却如这春风般徐徐吹散了笼罩在我心头的阴霾。